

朱子語類

彙校

柴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朱子語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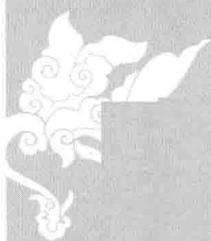
彙校

柒

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類卷第一百十七

朱子十四

訓門人五

先生問：「看論語了未？」廣云：「已看一遍了。」先生曰：「太快。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，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。所謂深長意味又也別無說話，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。」以下訓廣。「一」

先生謂廣：「看文字傷太快，恐不子細。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，此不厭熟，熟後更看方始其滋味出。」因笑曰：「此是做偽學底工夫。」

或問「誠敬」二字云云。先生曰：「也是如此，但不去做工夫，徒說得不濟事。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？若不曾如此下工夫，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說，雖說得是，何益？某常說與學者，此個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。講論固不可缺，若只管講，不去體究，濟得甚事？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，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，又恐他只說到這裏，人深也更有在，若便

領略將去，不過是皮膚而已，又不入思慮，則何緣會進？須是把來橫看豎看，子細窮究，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，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，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。此個物事極密，毫釐間便相爭，如何恁地疏略說得？若是那真個下工夫到田地底人，說出來自別。漢卿所問雖若近似，也則看得淺。須是理會來理會去，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粘住時，方是長進也。」因問：「『誠敬』二字如何看？」廣云：「先敬然後誠。」曰：「且莫理會先後。敬是如何？誠是如何？」廣曰：「敬是把捉工夫，誠則到自然處。」曰：「敬也有把捉時，也有自然時；誠也有勉爲誠時，亦有自然誠時。且說此二字義，敬只是個收斂畏懼不縱放，誠只是個樸直慤實不欺誑。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，不欺誑，到得工夫到時，則自然不縱放、不欺誑矣。」^{〔二〕}

或問：「人之思慮有邪有正，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，惟是許多無頭無^{〔三〕}面不緊不^{〔四〕}要底思慮，不知何以制之？」曰：「此亦無他，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，便從脚下做將去，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。譬如人生^{〔五〕}不定者兩脚常要行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。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，於坐處置兩器，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，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。初時黑豆多、白豆少，後白豆多、黑豆少，後來遂不復有黑豆，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，然此只是個死法。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，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，何難之有？又如人有喜好^{〔六〕}做不要緊事，如寫字、作詩之屬。初

時念念要做，更遏捺不得。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，見得義理分曉，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，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。何必橫生一念，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？隔夕嘗有爲「去意見」之說者。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個身心了作此見解。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，却不奈煩去做，須要尋個倖門去鑽，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。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個心。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，存其真者、去其妄者而已。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，所以游游蕩蕩，虛度光陰，都無下工夫處。」因舉中庸曰：「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只如喜怒哀樂皆人「七」所不能無者，如何要去得？只是要發而中節爾。所謂致中，如孟子之「求放心」與「存心養性」是也；所謂致和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。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，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，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。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，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，只是要人做得徹，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，只是私意剝落淨盡，純是天理融明爾。」又曰：「『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』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，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，情願上這一條路去。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。」又曰：「所謂致中者，非但只是在中而已，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，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。譬如射，雖射中紅心，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，須是正當紅心之中，乃爲中也。」廣云：「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。」先生曰：「固

是。只是個戒謹恐懼便是工夫。」廣云：「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，左右前後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，所謂盛水不漏。」先生曰：「『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』，聖門教人只此兩事，須是互相發明。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，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。」

問：「『必有事焉』，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『集義』也，至程子以之說鳶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。」曰：「孟子所謂『必有事焉』者言養氣當用工夫，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，非便以此句爲集義之訓也。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，其^八只此一句已足。然又恐人大以爲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，故又以『勿正心』言之，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。」廣云：「所謂『易說得近禪』者，莫是如程子所謂『事則不無，擬心則差』之說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也是如此。」廣云：「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，若以全章觀之，如『費而隱』與『造端乎夫婦』兩句便自與禪不同矣。」先生曰：「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。是^九」他釋氏也說『佛事門中，不遺一法』，然又却只是如此說，及^{一〇}」看他做事，却全不如此。」廣云：「舊來說，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鳶飛魚躍爲道之隱，所以易入於禪。唯謝氏引夫子『與點』之事以明之實爲精切，故程子謂：『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，言樂而得其所也。蓋孔子之志在於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，要使萬物各得其性。曾點知之，故孔子喟然歎曰「吾與點也」。」』先生曰：「曾點他於事事物物上真個見得此道理，故隨所在而樂。」廣云：「若釋氏之說，鳶可以躍

淵，魚可以戾天，則反更逆理矣。」曰：「是。他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。」廣云：「到此已兩月，蒙先生教誨，不一而足，不勝感激！」^{〔二〕}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，讀書時亦覺頗有意味，但廣老矣，望先生痛加教誨！」先生笑曰：「某亦不敢不盡誠。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。然所以不如古人者，只欠個古人真見爾。且如曾子說忠恕，是他開眼便見得真個可以一貫。忠爲體，恕爲用，萬事皆可以一貫。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，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，所以不濟事。」正淳云：「某雖不曾理會禪，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是實理，故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、夫夫婦婦，皆是實理流行。釋氏則所見偏，只管向上去，只是空理流行爾。」曰：「他雖是說空理，然真個見得那空理流行。自家雖是說實理，然却只是說耳，初不曾真個見得那實理流行也。釋氏空底却做得實，自家實底却做得空，緊要處只爭這些子。如今伶俐者雖理會得文義，又理^{〔二二〕}不曾真見，質樸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。譬如撐船，着^{〔二三〕}淺了看如何撐，無緣撐得動，此須是去源頭決開，放得那水來，則船無大小，無不浮矣。韓退之說文章亦說到此，故曰『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』」廣云：「所謂『源頭工夫』，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？」曰：「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，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，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。窮理便是窮那有^{〔一四〕}得底，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。」^{〔一五〕}

先生諭廣曰：「今講學也只如此，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。若無主一工夫，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，都不是自家物事；若有主一工夫，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，都是自家物事。工夫到時，纔主一便覺意思好，卓然精明。不然便緩散消索了，沒意思。」廣云：「到此侍教誨三月，雖昏愚，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，方始有個進修底田地，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。」曰：「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，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，只自脚下便做將去。固不免有散緩時，但纔覺便收斂將來，漸漸做去。但得收斂時節多，散緩之時少，便是長進處。故孟子說『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』，所謂『求放心』者，非是別去求個心來存着，只纔覺放，心便在此。」孟子又曰『雞犬放則知求之，心放則不知求』，某嘗謂，雞犬猶是外物，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；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，纔覺便在這裏。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，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。」因言：「橫渠說做工夫處，更精切似二程。二程先生資稟高，潔淨，不大段用工夫，只恁地便可到。」^{〔六〕}若橫渠資稟則有^{〔二七〕}偏駁夾雜處，他大段用工夫來，觀其言曰『心清時少、亂時多。其清時視明聽聰，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。其亂時反是』，說得來大段精切。」

廣云：「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。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，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，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，則入於穿鑿。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着實下工夫去，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，一月須有一月之功，決不到虛度光陰矣。」先生曰：「昨日也偶然說到此。某將謂凡人

讀書都是如此用功，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。蓋此個道理問也問不盡，說也說不盡，頭緒儘多，須是自去看。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，一日分曉似一日，一日簡易似一日，只是要熟。孟子曰『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』，熟則一喚便在面前。不熟時，纔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，迨尋討得來時，意思已不如初矣。」

先生又謂廣：「見得義理雖稍快，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。子曰『仁者其言也訥』，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，謝氏曰『視聽言動不可易，易則多非禮』。須自「一八」時時自省覺、自收斂，稍緩縱則失之矣。」翌日廣請曰：「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，無那『其言也訥』底意思，此深中廣之病。蓋舊年讀書，到那「一九」適然有感發處，不過贊歎聖言之善耳，都不能玩以養心。自到師席之下，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，皆吾心固有者，如道家說存想法，所謂『鉛汞龍虎』之屬，皆人身內所有之物。又數日因廣誦義理又向外去，先生云：『前日說與公，道皆吾心固有，非在外之物。』廣不覺怵然有警於心。又一日侍坐，見先生說『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』，自此方知得個「二〇」做工夫底道理。而今於靜坐時，讀書玩味時，則此心常在。一與事接則其「三一」心便緩散了。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，有不能掩者。今得先生警誨，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。然侍教只數日在，更望先生痛加教飭。」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：「『人心有主則實，無主則虛』，又一說却曰『有主則虛，無主則實』。公且說看是如何？」廣云：「有主

則實，謂人具此實然之理，故實。無主則實，謂人心無主，私欲爲主，故實。」先生曰：「心虛則理實，心實則理虛。『有主則實』，此『實』字是好，蓋指理而言也；『無主則實』，此『實』字是不好，蓋指私欲而言也。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，一毫私意着不得。譬如一泓清水，有少許砂土便見。」

廣請於先生，求「居敬窮理」四字。曰：「自向裏做工夫可也。」（三）何必此？「因言：『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，見樓櫓之屬，陽爲不曉而問曰：『此何等物？』錢曰：『此爲樓櫓。』又問：『何用？』錢曰：『所以禦寇。』曰：『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。』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。』

先生問廣：「到此得幾日矣？」廣云：「八十五日。」曰：「來日得行否？」廣曰：「來早拜辭。」先生曰：「有疑更問。」廣云：「今亦未有疑。自此做工夫去，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。」曰：「且自勉做工夫。學者最怕因循，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。今日知得一事亦得，行得一事亦得，只要間斷，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。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，不要倚靠人，道待去問他。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。人若除得個倚靠人底心，學也須會進。」（以上並廣自錄，下見諸錄。二二三）

先生語漢卿：「有所疑未決可早較量。」答云：「眼下亦無所疑。且看做去，有礙方敢請問。」先生因云：「人說道頓段做工夫，亦難得頓段工夫。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。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，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，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，若存

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。」賀孫。

八日，見文之甲戌生。午後過東書院侍坐。〔二四〕問平日工夫，泳對：「理會時文。」先生曰：

「時文中亦自有工夫。」請讀何書。曰：「看大學。」以下訓詁。〔二五〕

九日，挈行李過崇報精舍，晚過樓下。〔二六〕說大學首章不當意。先生說：「公讀書，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，撐船不會使得船動。」

「讀大學畢，次論孟及中庸，兼看近思錄。」先生曰：「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。」

先生與泳說：「看文字罷，常且靜坐。」以上泳自錄。〔二七〕

初投先生書，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。先生曰：「『主敬』二字只恁地做不得，須是內外交相養。蓋人心活物，吾學非比釋氏，須是窮理。」書中有云：「近乃微測爲學功用，此事乃切己事，所係甚重。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：「誠是如此。」以下誠士毅。〔二八〕

士毅〔二九〕問：「先生訓以窮理，疑謂莫如先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。〔三〇〕」先生曰：「是如此。」士毅〔三一〕問：「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，此則不知之失。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，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。」先生曰：「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，須是察。」士毅問：「程子所謂『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』，是二句〔三一〕不可除一句。」先生曰：「如此方始是。」又曰：「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。」

人之本心不明，一如睡人都昏了，不知有一身，須是喚醒方知。恰如瞌睡，強自喚醒，喚之不已終會醒。某看來，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，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。^{〔三三〕}

士毅問：「喚醒是覺放肆時收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是。」又云：「喚醒是昏迷時。」又云：「放肆便是昏迷。」^{〔三五〕}

「講論自是講論，須是將來自體驗。說一段過又一段，何^{〔三六〕}補？某向來從師，一日說話，晚頭如溫書一般須子細看過，有疑則明日又問。」士毅^{〔三七〕}問：「士毅尋常讀書須要將說心處自體之以心，言處事處推之以事，隨分量分曉方放過，莫得體驗之意思^{〔三八〕}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亦是。」又曰：「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。」按輔廣錄同而少異，今附，云：「^{〔三九〕}或問：『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，須是自去體驗。如何是體驗？』曰：『體驗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，伊川先生曰：『時復思繹，浹洽於中則悅^{〔四〇〕}矣。』某向來從師，一^{〔四一〕}日間所聞說話，夜間如溫書一般，一一子細思量過，纔有疑，明日又明^{〔四二〕}。』」

士毅稟歸，請教。先生曰：「只前數日說底便是，只要去做工夫。如飲食在前，須是去喫他，方知滋味。」又曰：「學者最怕不知蹊徑，難與他說。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，說從外面去，不知何益。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『存心』一段。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，且如存，若不識得他，如何存得？如今既知蹊徑，且與他做去。只如主敬、窮理不可偏廢，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，踏着這頭，那頭便動。如行步，左足起，右足自來。」又曰：「更有一事，如今學者須是莫把做外面事看。」

人須要學，不學便欠缺了他底，學時便得個恰好。」以上士毅自錄。〔四三〕

問思慮紛擾。先生曰：「公不思慮時不識個心是何物。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，漸漸見得，却有下工夫處。」以下訓賜。〔四四〕

問：「存心多被物欲奪了。」先生曰：「不須如此說，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？自家既不曾識得個心，而今都說未得。纔識得，不須操而自存。如水火相濟，自不相離。聖賢說得極分明，夫子說了，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。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，更說甚閑話。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。」以上賜自錄。〔四五〕

問：「而今看道理不出，只是心不虛靜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也是不曾去看。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，這個互相發。」以下訓夔孫。〔四六〕

先生謂夔孫云：「公既久在此，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，立個程限，使敏者不得而先，鈍者不得而後。且如這一件事，或是甲思量不得，乙或思量得，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。」夔孫請所看底文字。曰：「且將西銘看。」及看畢，夔孫依先生所〔四七〕解說過。先生曰：「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，當初直是難曉」〔四八〕。夔孫請再看底文字。先生〔四九〕索近思錄披數板，云：「也揀不得，便漏了他底也不得。」遂云：「『無極而太極』，而今人都想象有個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。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，只是有個理，解如此動靜而已。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，一動一

靜循環無端。『太極動而生陽』亦只是從動處說起。其實動之前又有靜，靜之前又有動。推而上之其始無端，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，一日便有一日之運，一月便有一月之運，一歲便有一歲之運，都只是這個物事衮衮將去。如水車相似，一個起，一個倒，一個上，一個下。其動也便是中、是仁，其靜也便是正、是義。不動則靜，不靜則動。如人不語則默，不默則語，中間更無空處。又如善惡，不是善便是惡，不是惡便是善。『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』，便是主張這個物事。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，其靜便是利貞，都不是閑底動靜，所謂『繼天地之志，述天地之事』便是如此。如知得恁地便生，知得恁地便死，知得恁地便消，知得恁地便長，此皆是繼天地之志。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，與時偕行。小而言之，飢食渴飲，出作入息；大而言之，君臣便有義，父子便有仁，此都是述天地之事，只是這個道理，所以君子修之便吉，小人悖之便凶。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，如水車相似，纔踏發這機更住不得。所以聖賢『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』，戰戰兢兢，至死而後知免。大化恁地流行，只得隨他恁地，故曰『存心養性，所以事天也』；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』，這與西銘都相貫穿，只是一個物事。如云：『五行，一陰陽也；陰陽，一太極也；太極，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。』便只是『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』，只是說得有詳略、緩

急耳。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，忽然一下春來，各自發生條暢，這只是一氣，一個消，一個息。那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，而今自家喫他、着他、受用他，起居食息都在這裏，離他不得，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，智者見之便謂之智，無非是此個物事。『繼之者善』，便似日日裝添模樣；『成之者性』，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，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。到得『成之者性』，就那上流行出來，又依前是『繼之者善』。譬如穀，既有個穀子，裏面便有米，米又會生出來。如果子皮裏便有核，核裏便有仁，那仁又會發出來。人物莫不如此。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，則是『繼之者善』。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個性了，便自會長去，這後又是『繼之者善』，只管如此。仁者謂之仁，便是見那發生處；智者謂之智，便是見那收斂處。『百姓日用而不知』，便是不知所謂發生，亦不知所謂收斂，醉生夢死而已。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袞幾句「五〇」，易之爲義也只是如此，只是陰陽交錯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，故曰『易有太極』。這一個便生兩個，兩個便生四個，四個便生八個，八個便生十六個，十六個便生三十二個，三十二個便生六十四個，故『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』。聖人所以說出時，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。『少頃，又舉『誠幾德』一章，說云：「『誠無爲』，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，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。『幾善惡』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個善、有個惡了。『德』便只是善底，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。」又舉第三『大本達道章』說云：「未發時便是那靜，已發時便是那動。方其靜時便是有個體

在裏了，如這卓子，未用時已有這卓子在，及其已發，便有許多用。一起一倒無有窮盡。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，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。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，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。說來說去只是這一個道理。」夔孫問云：「此個道理，孔子只說『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』，都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。孟子乃分別出，說是有『五』四者，然又只是以理言。到周先生說方始盡，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，這四者亦有所附着。」先生曰：「孔子說得細膩，說不曾了。孟子說得粗疏略，只是說『成之者性』，不曾從原頭推說來。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。」陳仲蔚因問：「龜山說『知其理一，所以爲仁』，知其分殊，所以爲義』，仁便是體，義便是用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仁只是流出來底，義是合當做底。如水流動處是仁，流爲江河、匯爲池沼便是義。如惻隱之心便是仁；愛父母、愛兄弟、愛鄉黨、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，便是義。且如敬只是一個敬，到敬君、敬長、敬賢便有許多般樣。禮也是如此，如天子七廟、諸侯五廟，這個便是禮；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。禮是理之節文，義便是事之所宜處。」呂與叔說『天命之謂性』：『自斬而總，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；自王公至皂隸，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。自是天性合如此。』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，到得父各慈其子、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，自是合如此也。其慈、其孝，這便是仁；各親其親、各子其子，這便是義。這個物事分不得，流出來便是仁。仁打一動，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，不是